

混血儿



重庆出版社

混 血 儿

[英] 托马斯·美因·李德 著

流 露 译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·重庆

封面设计
插图 武辉夏

混血儿

[英]托马斯·美因·李德 著
流沙河 译

重庆出版社出版 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4.625 插页 2 字数86千
1982年1月第一版 1982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37,270

书号: 10114·2

定价: 0.37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小说，写的是一百多年前美国种族歧视的血腥事实。一个正直的英国青年，到美国蓄奴地区的路易斯安那州，和混血儿女奴隶发生了爱情，但却因此触犯了以律师和种植园代管人身份出现的恶棍的利益，从而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。作者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，把同情倾注在受压迫者的一边，无情地谴责了野蛮的蓄奴制度。

在新奥尔良的六个月

刚从大学出来，我在家中不快活，想去旅行。我要去亲眼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从前我只是在书上认识世界罢了。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我告别了故乡，动身航海，横渡大西洋到了新世界(美洲)。那时候我年轻，满怀着清高的理想。我要自由。我要爱情。我要过那惊险激烈的生活。我立刻就找到了这些，那是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，在明媚的天空下面。

在一月十八号那天，我到达新奥尔良。一个钟头以后，我就已经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走来走去了。我东盯西盯，很有兴趣，算是见了新世面。不过，我的思想很快就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。

我在街道上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就开始明白了我自己是一无所长。在大学里，我是优秀生。但是，我所学的那些书本知识有什么用呢？古典语言学，逻辑学，我都学过，现在，在实际生活中，它们对我简直毫无用处。我总以为自己算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现在我才明白了，我真是一窍不通。

在新奥尔良，我混了六个月 那才是我的好学校。我懂

事得多了，胜过在大学里读好几年的书。这六个月快完的时候，我的钱也快完了。房钱一给，荷包里就只剩下二十五元。我得写信回老家要钱，还得等回信。一去一来，就得拖好几周，因为目前没有横渡大西洋的轮船。

我想找工作，但是，我学的是古典语言，要想凭着那门学问去找一个有用的任何种类的工作，都是办不到的。我没有朋友，前途茫茫，只好在街上闲逛。那时候是六月中旬，天气越来越热，不超出一两周，在这个城市里，热带的疟疾就要开始猖獗起来了。害怕这种病的人，被迫离开新奥尔良，到北方去。我的胆子也并不比人家大些，所以，看来我也得离开才好。

我认为圣·路易斯恐怕是最合适的地方。我打算去那里。到那里以后，又怎样生活呢，我不知道，管他的，我总算还有足够的路费。于是我收拾行李上轮船。这只轮船名叫“西方美女”，她载着我往圣·路易斯去了。

西方美女号

我提前两个钟头上西方美女号，利用这段时间参观这只轮船。它就象一幢两层楼房，大约两百呎长，木质结构，漆成白色。上面那一层有一排窗子。中央部分耸起两个高烟囱。机器安装在甲板上。锅炉大得很。船的动力是蒸气，产生蒸气的燃料是大木块。大批的货物，有装在口袋里的，有

装在木箱里的，有装在鼓形桶里的，各式各样的，也都堆在甲板上。

客厅宽敞，放满了豪华的家具——桌子，沙发，椅子，圈椅，都很漂亮。客厅的四壁和大门装饰得很阔气。

我走出客厅，到甲板上去。在航行中，甲板上是乘客们最爱去的地方。那里放着几把椅子，乘客们就坐在那里谈话，眺望大河。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，决定看看码头上的繁忙景象。

码头上有两处最热闹：一个是我们西方美女号靠着的地方，另一个是玛格诺丽亚号靠着的地方，她是一艘大轮船的名字。玛格诺丽亚号也在准备着起程。乘客们怕迟到，正在匆匆忙忙地奔上船去。一切景象都表明，很快就要开船了。在我们西方美女号上，也是同样地忙得个热火朝天。这两艘轮船靠得很近，两艘船上的水手能够互相呼唤。听他们谈论的内容和讲话的语气，我就明白了，原来玛格诺丽亚号和西方美女号是一对“冤家船”，两船都将同时起程，而且可以预料到，在航行中它们之间将有一场竞赛。

我早就听人家说过，在两艘最好的轮船之间常常发生竞赛。西方美女号和她的“冤家船”都由有名的受人敬爱的两位船长指挥着。他两人自然地成了冤家，两船的水手也成了冤家。至于两船的主人家，彼此都只想压倒对方，自己好多赚钱。两船的乘客们呢，如果他们坐的那一艘船竞赛赢了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也出了风头。而那一艘竞赛赢了的船，往往会有更多的顾客。

我很快就发现，我们船上的乘客们也是醉心于这一场竞赛的。他们中间，有些人眼巴巴地望着来一场精神刺激，另一些人拿竞赛的结局来打赌。

一个家伙凑拢我耳朵叫喊着：“美女肯定要赢！我情愿押二十元在美女上！你愿意打赌吗，老乡？”

我忿怒地回答：“不来。”

他便转向别的人，继续叫喊着：“二十元，美女赢。二十元押在美女上！”

我心里不大高兴。我乘一艘美国轮船旅行，这还是头一回呢，就已经听说过这类竞赛往往造成惨祸。我记得人家讲过竞赛引起锅炉爆炸的故事。我相信那些故事都是真的。许多乘客也想到了这点，他们打算请求船长取缔这类竞赛。我决定去和船长谈谈，就离开座位，往船长那里走去。

一个迟到的乘客

我还没有走拢船长那里，就看见一辆马车奔上码头来。车厢里有一位穿得很华丽的年轻女人。马车在码头的中央停下来。车厢里的那位女人向着一个水手讲了一句什么话，然后那个水手向着我们的船长打了一个手势。船长走到马车旁边，向着那位女人一鞠躬。他们的每一句谈话，我都听到了。

“先生，你是西方美女号的船长吗？”

“是的，太太。”这是船长的回答。

“我可以搭你的船吧？”

“那我是太高兴了，太太。船上还有一间空着的客舱。”

“那好吧。我不需要什么了。半夜以前，你的船就会到达我的种植园，所以我在船上也用不着睡觉了。”

显然，“我的种植园”这几个字给船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他请问这位女人打算在哪里上岸。她回答说：“在布林吉尔斯。”接着她又说：“船长，我可有一个条件。”

“请讲吧，太太。”

“据说你的船要跟玛格诺丽亚搞竞赛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，那我不搭你的船了。”

船长显得心慌意乱起来。

这位女人继续讲下去：“你要明白，去年我遇过一回险，差点丢了命。我要再来冒第二回险，我才不干呢。”

“太太，这个……”船长刚刚开口要说下去，又闭口沉默了。

这位女人叫喊起来：“哦，那这样办吧！你要是拿不稳主意，我就去搭别人的船。”

船长很为难，低头考虑着。一方面，他想搞竞赛，另一方面，他又不想谢绝这位女人。她不是普通的乘客，她是一个种植园的园主。说不定她以后还要托他的船运货呢。想到这里，船长终于开口了。他说：“太太，我同意你的条件，不搞竞赛。我答应你了。”

“船长，谢谢你了。”

然后这位女人跳下了马车，伸出手臂来。船长挽着她的手臂，彬彬有礼地领着她到她的客舱去了。

管 事 先 生

这位女人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看样子就知道她是一个“克里阿”——在路易斯安那州，有些人的祖先是来自法国迁移来的，别人称呼他们叫克里阿。这种人，我很少遇见过。我想了解他们，我知道他们不喜欢英国人和美国人，认为这些人都是侵略者。我也发觉这位女人非常注意地盯着我。不过，据我分析，那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的皮肤的颜色，眼睛的颜色，还有我穿的这一身衣服，都和本地人不同。她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外乡人，所以要盯着我了。我想打听她的名字。她的管事先生或许能够告诉我吧。这位管事先生个子很高，头发灰白，是个法国人。我走上前去，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。可是他的回答简短得很。

“先生，你的女主人是谁呢？”我问他。

“一位小姐。”这就是回答。

“不错。任何人只要看她一眼，都会知道她是一位小姐。我是想知道她的名字。”

“你没有必要知道她的名字。”

“名字也得保密，这样重要吗？”

这男人不理我，转身就走开了。于是我去找马车夫打听

那位女人的名字。谁知道他也不肯告诉我。

不管怎样，我还是很快地了解到她的名字了。刚才我是在码头上，现在我回到船上来，又在甲板上坐下，看那些水手正在搬运那位女人的货物，那是一大批的装着火腿的鼓形桶和装着咖啡的口袋。看来这些都是她的种植园所需要的食品。接着又有一些箱子搬上船来。我一下就猜到了，这些箱子是她个人的行李。有一口箱子上写得有字呢。我从座位上跳起来，上前去仔细地盯着那几个字。我认出来了，那是她的名字——尤金妮·白山桑。

开 船 了

西方美女号敲最后一道钟了。轮船两旁的泼水轮开始转动，于是轮船缓缓地离开码头，向大河的中间移动，紧接着我们就起程了。我从客舱里走出来，到甲板上去眺望风景。城里最后的一些房屋很快地过去，越退越远，后来连那些最高的屋顶也逐渐地消失在地平线的下面，望不见了。密西西比河两岸的风景如画，船在中间前进着。这里的河面大约有半公里宽，水是黄颜色。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是苍翠的森林。在远的森林和近的堤岸之间，布满了农田，田里栽着甘蔗、叶烟、棉花，黑奴们在田里干活。一想到这一切都是奴隶们的血汗，风景也枉自美丽了。

看吧，在远处，那里有漂亮的楼房，凉爽的花园，雪白

的围墙，这些全是种植园园主的和农场场主的。就在这些楼房的旁边，有着又矮又窄的小屋，那是黑奴们住的，他们穿着浅色的棉布衣裳，在田里辛苦劳累着。沉重的骡车从田里顺着堤岸缓慢归去。

千千万万的奴隶们的血汗，造成了这一切。想起来真叫人痛心，再看看那些风景时，都黯然失色了。

尤金妮·白山桑

开船以后，我一直在甲板上眺望风景，也就不再去注意那位名叫尤金妮·白山桑的女人。可是，当我望见田野里有几个克里阿姑娘正在干活的时候，我又想起她来了。

我离开甲板，到客厅里去找她。那里有几位女的，但是没有尤金妮·白山桑。我坐下来观察乘客们。船上有着形形色色的人们。有好些家住在新奥尔良的大商人，带着妻子和女儿到北方去躲疟疾。还有好些是棉花农场的主人，回家去的。也有全家老小的克里阿人。还有船员和店员。也还有几位绅士，穿戴豪华，在打扑克赌钱。最后，还有一些专门在赌场里混饭吃的家伙，其中就有那个凑拢我耳朵叫喊着“押二十元在美女上”的赌棍。这家伙在我面前来回走了好几次，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。

客厅里还有尤金妮·白山桑的管事先生。我急于见到他的女主人，那位克里阿小姐。很快地我终于看见她走出她的

客舱来了。她没有戴帽子。她那浓密的金色的头发梳理得很漂亮。她带着一种愉快的神情，不过我总觉得在她的欢笑里隐藏着一个坚定的性格。她美丽得荡人心魄。看来这位克里阿小姐和好些乘客是早就熟识的。她和他们谈起话来态度很大方随便。就这样坐在一旁痴痴地望着她，我就够快活了。不过实在说来，在我心里是悲哀的，因为再过一个钟头天就要黑了，而她在半夜以前就得上岸，回到她的种植园去，到那时候，我就再也遇不到她了。

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，环顾四周，一下就瞥见了我。她脸上的表情多奇怪呵！她那灼灼的目光是什么意思呢，我不理解。忽然她又掉开了脸，看别处去了。后来，她起身走出客厅，看不见了。我满目凄凉，在客厅里再也坐不下来，便又到甲板上去了。

加 足 马 力

太阳落下去了，落到那遥远的苍翠的森林背后去了。晚霞的光辉倒映在密西西比河里。我扶着船舷的栏干，欣赏风景。忽然发现一艘轮船在我们后面，那是玛格诺丽亚，正在追赶我们。就在这时，我们船上响起了一片喧闹声。男的女的，喊的在喊，说的在说，都很激动。木质甲板上响起了跑来跑去的脚步声。引起一片狂热的原因，据我推测，是我们的冤家船快要追上来了。

在这以前，没有一个人想到过竞赛，因为早在我们起程的时候，水手们和乘客们就打听到了，船长不肯搞竞赛，所以人人都忘记了竞赛的事情。可是现在，由于冤家船的出现，使局面突然改变了。全体乘客，坐着的都一下子站起来，一窝蜂似地涌向船尾，去看玛格诺丽亚号在怎样追赶我们。

从我在甲板上所站的位置，可以清楚地看见冤家船。我们的船长被一群男乘客包围着了。他们怂恿船长加足马力，不要被人追赶上。船长呢，故意走来走去，巴不得躲开他们。可是躲又躲不脱，不管他走到哪里去，后面都跟着一群人，七嘴八舌，提出同样的要求。

有一个乘客闹起来了：“那好吧，船长，如果美女还不去竞赛，她的好名声就要完蛋了！”

另一个乘客补充说：“这话说得对！拿我来说吧，下次赶船我就要去坐玛格诺丽亚！”

又一个乘客说：“玛格诺丽亚快得多！”

眼看冤家船越追越近了，我们船上的狂热程度也就越来越高。要不了多久，玛格诺丽亚就会靠拢我们，有些乘客一想到这点就简直无法忍受。可怜的船长不知道该怎么做好。而这时候玛格诺丽亚号正在准备超过我们。我们已经能够看清楚他们船上的活动了。他们的火夫都到甲板上来参加突击。他们的锅炉门烧得通红了。他们的高烟囱喷射着好几呎高的熊熊大火。

我们船上有人在叫喊：“他们在烧火腿！”

另一个人跟着吼叫：“真的，烧火腿！”

果然，我看见他们的甲板上放着一大堆褐色的东西，在锅炉的前面。仔细观察那些东西的大小、形状、颜色，就能够断定究竟是什么东西了——原来是火腿！那些火夫把火腿一个接着一个地丢进了炉膛。玛格诺丽亚号正在靠拢我们，她的船头已经和美女号的船腰拉平了。我们船上的普遍的狂热程度更高了，嘈杂的人声更响了。

冤家船上的人们向我们喊话，这才是火上浇油呢。我们船上的男客们威胁船长，要他赶快接受竞赛。现在，玛格诺丽亚号的船头已经和我们的船头拉平了。就这样过了一分钟，完全沉默的一分钟。水手们和乘客们太激动了，紧张得说不来话了。又过了一分钟，玛格诺丽亚号超过我们了！

冤家船上响起了一片胜利的欢呼声，接着又传来了挖苦我们的喊声：

“丢绳子来吧，我们拖你们走！”

“你们这可怜的旧船，算个什么东西？”

“玛格诺丽亚号万岁！”

这些喊话惹得西方美女号上的人们恼羞成怒。乘客们，水手们，都对着船长发脾气。有些人骂船长“不要脸”。

可怜的船长呵，我一直在注视着他。全船的人，除了那位美丽的克里阿小姐，就只有我一个心里明白为什么船长不肯参加竞赛。

船长走过甲板上的时候，一群吵吵嚷嚷的女客涌上前来骂他。她们说，她们一辈子也不再坐他的船了。她们还骂他是“母牛”。这可把船长惹冒火了。他满脸通红，鼓起眼睛恨

着他们，要发作又不好发作。他被逼得没办法，最后只好摊牌。他说：“各位女士，我很高兴地接受你们的要求。但是，在离开新奥尔良以前，我答应过一位小姐，一位小姐……”

船长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一位小姐打断了。她冲到船长面前，叫喊着：

“呵，船长，好船长！我求求你，不要让那只船超过我们！快加足马力，赶上她！”

船长大为惊讶。他回答说：“唉呀，小姐呵，我就是答应的你呀！”

尤金妮·白山桑“哦”了一声，恍然大悟。她说：“我简直忘记了。好船长，就算你没有答应过我吧。我希望现在还不是太迟。请你拚命地赶上她！”

船长立刻面带喜色，可是过了一瞬间，脸色又阴沉了。他回答说：“小姐，我很抱歉，要跟玛格诺丽亚比赛，我们不会有成功的希望。人家烧的是火腿。我原来也想过弄些火腿到船上来，但是我没有那样做。因为我答应过你提出的条件，决定不搞竞赛。光靠普通木块就想去竞赛，那是白费气力”。

她急得叫喊起来，问道：“火腿？好船长，你是说火腿吗？要好多才够？两百个够不够？”

“哦，用不着那么多。”船长回答。

她回头去问她的管事先生：“安托尼，有好多火腿在船上？”这个仆人回答有十桶。她又回过头去告诉船长：“十桶火腿大概够了吧？船长，都给你！”船长脸上显得真正高兴

了。他说：“小姐，我会补你钱的。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！我送你的，用不着给钱！这些火腿是给我的种植园里的人们买的。以后我们可以派人再去买一些回来。安托尼，你去找火夫来，把那十桶搬去。船长，你就用这些火腿好了。只是千万不要让玛格诺丽亚打败我们！哼，他们刚才怎样地欢呼胜利呵！我们还是要超过他们！”

这位克里阿小姐奔向船头去了，一群女人跟着她。关于她送火腿的消息立刻传播开来，全船的人知道了，结果是更增添了竞赛的狂热。水手们把那十个鼓形桶滚到锅炉前面去。他们热烈地干开了。火腿一丢进炉膛，立刻把里面烧得通红。锅炉里的蒸汽猛冲着。泼水轮飞快地旋转着。越转越快，使得整个船身都震动起来。船的速度不断地增加着。全船一片紧张的沉默，接着是一阵突然爆发的欢呼声。全船的人，眼睛都迫切地盯着前面的冤家船，并估量着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。

密西西比河上的一场船赛

天黑了，没有月亮和星星。这并不影响竞赛，船上有灯火，照亮了河面，波光粼粼。

两只轮船的客舱，窗内灯火通明。那火腿燃烧的烈焰，在离开大河很远的地方都能望见。人们靠着船舷的栏干，观看竞赛，好不有趣。